

# 末代皇孙溥心畬

## 和张大千是一起游东京一起做吃货的好基友 但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个画家



文 余夕雯

几天前，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专场春拍，张大千的一幅《桃源图》拍出了2.7亿港币的天价，刷新了他的个人作品拍卖纪录。而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画坛上，有一个人与张大千齐名，但现在知道的人少得多。张大千一生以自己是个能养家糊口的画家为荣，他却最不愿意别人称他是画家。

这个人叫爱新觉罗·溥儒（1896—1963），字心畬（yú），是清恭亲王奕訢的孙子，一个集才华美貌于一身的男子。“儒”是在他出生第三天，光绪帝钦赐的，希望他长大后成为像君子一样儒雅。出身贵胄，却身处末世，在他16岁那年，大清王朝就倒了。他从荣华富贵处转身，将一生的故事化于笔端。

今年是溥心畬诞辰120周年，苏州博物馆展出了45件台北历史博物馆馆藏作品，大多是溥心畬在1949年赴台以后的创作。

寒玉入怀  
台北历史博物馆溥心畬艺术展

时间：4月12日-4月24日  
地点：苏州博物馆  
展览主要展出台北历史博物馆馆藏溥心畬作品

### 末代皇孙

#### 拒绝画家这个标签，他觉得愧对列祖列宗

跟许多英才少年的传奇故事一样，溥心畬天资聪颖，因为母亲项夫人对功课抓得紧，他4岁熟读《三字经》，7岁能作五言诗。10岁那年的一天，他陪着慈禧太后游昆明湖，即兴赋诗一首，令慈禧大悦，夸他是“本朝神童”。

出身非凡，溥心畬的眼界熏陶自然要远高于常人。这个在皇宫里长大的“神童”，凭着皇家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和资源，自幼便以古帖、古画为师，心追手摹，诗、书、画、印无师自通。

在上世纪30年代，他的诗画名重一时，中国画坛上有一个响亮的名号“南张北溥”，“张”是张大千，“溥”指的就是溥心畬。但溥心畬从来不肯承认自己是靠（yù）画为生的“画家”。他觉得这不能面对大清列祖列宗，是件丢人的事情。他只认可书法是学问，却不大在意绘画，仅是把画画当作是维持生计的一个手段。所以，他在画上署名“常常心畬”，在大部分的书法作品上却毕恭毕敬地署上“溥儒”。

身为旧王孙，溥心畬从小就是这么任性。别人给他一瓶泡泡水，他转身送人家一幅画；他喜欢的菜，一定要摆在自己面前。别人一动筷他就不高兴，自己吃够了才能轮到别人——与生俱来的霸道总裁派头。

不只是吃，溥心畬对很多事都要求严格。比如，他喜欢用小笔写字，就请专门的笔工制作一种细管纯狼毫笔，比通用的小楷笔要更尖更细，一定要在管上刻“吟诗秋叶黄”5个字，一次定做一批，即使是写二寸大的字，还是用这样的小笔。他用的绢绫必须是上好的粗纹熟绢，质地坚实。颜料也都要旧宫中最好的矿物颜料。

即使洗尽繁华回归平凡生活，但他骨子里的傲娇依旧。他对师道传统讲究，初到台湾时，他在台湾师范大学授课，十余年间收了百余门生，社会名流、寒门学子他都肯教，但有一样，就是学生必须要向老师行三跪九叩的拜师礼。当时，花甲之年的宋美龄要学画画，她心中属意的老师就是溥心畬，不料却遭到了婉拒。中国艺术史学者、书画鉴定专家、溥心畬的门生傅申说：“溥老师规矩很大，不肯去总统府教画，一定要在自己家中教，并要蒋夫人行三拜九叩之礼才能拜师。”

从小在王府锦衣玉食生活，溥心畬生活自理能力一直很差。到了晚年，他的境遇就很凄凉了，天天盘膝作画写字。尤其是原配夫人罗清媛去世后，原本府里的丫鬟李墨云成功上位成了太太。这个李墨云十分贪财，后来又红杏出墙跟小白脸跑了。

1963年，68岁的溥心畬罹患鼻咽癌在台北病故，葬在了阳明山。1991年，溥心畬的儿子溥孝华病逝后，他的朋友组成了遗产清理小组，最终将溥心畬书法175件、绘画292件，其它书画收藏13件，以及印章、瓷器和文具等63件，分别托管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、台北历史博物馆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。

### 南张北溥

#### 和张大千一起画，也和他一样都爱吃吃吃

尽管自带旧王孙的傲娇性格，但溥心畬的家里朋友往来不断，很少有冷清的时候。在他阵容豪华的朋友圈（启功、黄君璧、吴湖帆等）里，与张大千互动最为频繁，两人的友谊一直被传为佳话。

1927年，张大千经晚清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介绍，认识了溥心畬。当时溥心畬还居住在恭王府萃锦园，张大千经常来造访。两人一见面，兴致来了便各坐书桌两端，身旁一摞册页纸，各自挥洒，然后把半成品交给对方，对方稍加数笔或题跋，便是一幅珠联璧合的佳作。一顿饭工夫，这样的合作可以达到数十幅。当时，站在边上的启功看得目瞪口呆。

溥心畬的绘画笔墨和图式并无多少新意，但他在染色方面却有独到之处。他曾经一再提醒学生：“染色绝对不可以染一两次就算了，最好要在十次以上。次数越多，层次就越多，就越有深度，越有分量。现今有些画人一次就染完，急功好利，简直不可想像。”

他们很喜欢这样的组合创作。有一回赶上大风天，张大千触景生情，随手画了一棵被风吹倒的大树，树上还缠绕着青藤，溥心畬则即兴在边上题诗。还有一次6月暑天，张大千、溥心畬决定送一幅扇面画给杜宇先生，杜宇是当时上海电影业的名人，也是联袂创作。

溥心畬大张大千3岁，年龄相仿，很容易玩到一起。1955年，溥心畬到日本东京讲学顺便游玩，当时张大千正好在东京编印《大风堂名迹》画册，友人异国相聚，张大千陪着他游玩各处名胜，偶尔也泡夜店，到居酒屋去喝小酒。风流韵事自然少不了，据说正月里的某天，溥心畬在一家日本旅馆里找来几个陪酒小姐，喝完酒还随性画了幅“艳照漫画”。张大千见了拍案惊叫，说这是“绝品”。

中国艺术史学者、书画鉴定专家傅申，是溥心畬在台北师范大学教书时的学生，他回忆自己的老师，“越小的画反而越精彩，很有幽默感。他画过各式各样的钟馗，有一幅是小鬼在给钟馗画像的，有一幅是钟馗学骑脚踏车，甚至还有钟馗吃西餐的。”

除了在书画上配合默契，溥心畬和张大千还都是资深吃货。张大千口味重，爱吃麻辣的，对食材要求极为苛刻，从不吃过夜菜，鱼也要鲜活。肉食是他的最爱。在他亲自撰写的食谱《大千居士学厨》中，张大千用漂亮的行草记载了十七道他最爱吃的家常菜，包括粉蒸肉、红烧肉、水铺牛肉、回锅肉、绍兴鸡、四川狮子头、蚂蚁上树、酥肉、干烧鲜蝗翅、鸡汁海参、扣肉、腐皮腰丁、鸡油豌豆、官保鸡丁等。

儒雅公子溥心畬，则最爱螃蟹，一口气能吃下30只螃蟹还不饱。上海篆刻家陈巨来在他的《安持人物琐忆》里回忆，溥心畬吃完螃蟹或者油条，不洗手，提笔就要画画，往往油渍满纸。于是，陈巨来每次求他的书画之前，都会拿脸盆、肥皂、手巾奉之，求溥心畬先洗手。溥心畬以为这是对他恭敬，都会作拱手以谢，但其实陈巨来是怕他手上的油渍。



溥心畬漫画《旅馆冬晨》



漫画《不宜家人》



漫画《画图仍不解》



国画《驮骑眺归雁图轴》